

蜀故
三

蜀故卷十一

巴蔓子周末國亂蔓子為將軍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已
救巴遣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解難誠許楚城可持
吾頭往謝城不可得也遂自刎使者持其首歸報楚王曰
使吾得臣如蔓子何用城為以上卿禮葬之
譙元闕中人平帝朝對策拜議郎遷繡衣使者持節觀風
聞莽居攝遂棄官歸公孫述累聘不起賜以藥元嘆曰保
志全高死亦奚恨其子瑛盡捐家資贖父死
李業梓潼人少勵志操舉明經值莽居攝乃匿名山谷中

公孫述聞其高累徵不應述愧之遣大鴻臚尹融造門曰
起則拜君列侯不爾有藥酒在可呼妻子計焉業曰身可
殺名不可辱久已斷之心矣遂飲藥死述恥殺一名士贈
錢百萬弔其家業子暈逃去不受述法正字孝直常幅巾見扶風太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
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正曰正
以明府相待有禮故特見之必欲以吏使之正將在南山
之南北山之北守遂不敢屈軍前謹周廣安人耽古篤學研精六經才兼文武仕蜀漢為光

祿大夫子秀躬耕山菽桓濫薦之不起

陳壽廣安人自少博學師事譙周張華曰班固史遷不足方也撰三國志官中庶子卒於洛官不稱才世所共惜王褒有軼才益州刺史薦褒召至待詔金馬門上聖主得賢臣頌擢諫議大夫遣祀金馬碧鷄卒於道李孔字仲元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孔嘗被召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後漢張楷字公超成都人霸子門徒常百人除長陵令不
至官隱居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

張陵字處仲楷子官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梁冀帶劍入
省陵呵叱之勅羽林虎賁奪冀劍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
冀弟不疑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
誤見擢序今由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漢任永健為熒道人好學博古公孫述累徵待以高位托
青盲不至及述敗則曰世適乎目即清光武聞而徵之會
病卒

後漢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史獎水不交為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時夏枯旱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自誓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百姓至令天地否隔萬物枯焦百姓喁喁無所控訴咎盡在輔今郡太守內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誓若至日中無雨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為至日中時山氣轉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此積其至誠蜀有兩揚雄兩王褒兩李膺漢揚成都人李從手漢王褒

褒資中人作賢臣頌晉李膺涪州人作益州記者已上皆
土著也東漢李膺為益州太守寰宇記云城西三里有李
膺宅後周王褒同庾信從益州趙王出鎮之蜀褒詩有奉
和趙王途中五韻峽路沙如月山峰石似眉之句隋楊雄
持節入蜀迎梁王蕭巋者字從木已上皆官遊也資中一
王褒資縣之士曰吾王子淵也資陽之士曰吾王諫議也
兩邑皆社而稷之盤石一趙達內江之士曰吾趙莊叔也
資縣之士曰吾趙狀元也資陽之士曰吾趙栖雲也三邑
皆尸而祝之洪雅眉州之祀田表聖縣州潼川之志蘓易

簡亦然或以訊予曰是不勝其爭請子訂之是子曰無為也其爭也君子

梁孝感詩君平子雲俱不仕江漢英靈信已衰宋有逃禪子楊補之自稱子雲之後云自蜀移家清江善書梅秦檜求之竟不與也有逃禪老人詞一卷益州耆舊傳云柳宗字伯騫蜀人為治中其所校進皆世所稱鄉里為之語曰得黃金一笥不如為柳伯騫所識尹珍南川人武帝時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還蜀教其鄉子弟於是始知學

揚雄無子明白而工逸少問蜀都帖云聞譙周有孫不知
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有後否似悞問也意者好賢之
心欲其有後耶君平相如其後亦不復見為之嘆息

升菴曰李白慕謝東山故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云汝與
東山李白好是也劉昫修唐書乃以白為山東人遂致紛
紛耳因引曾子固稱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謂白生彰明
之青蓮鄉以實之今蜀人則以白為蜀產隴西人則以白
為隴西產山東人又借此以為山東產而修入一統志今
王元美斷以范傳正墓志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緜之

巴西而白生爲是謂實錄

張浚縣竹人高宗朝拜樞密使與韓世忠戮力王室一時倚以爲重得疾謂二子曰死則葬我於衡山足矣苗劉嘗遣刺客至浚所浚覺曰即取吾頭去客曰侍郎忠誠安忍相犯恐有後至宜嚴備之浚執其手問姓氏不答兀术欲窺蜀浚使都統制吳玠於鳳翔府之和尚原先據要地兀术引衆至玠繫之中箭而逃

宋狀元陳堯叟之裔孫曰陳表蒼溪縣庠生也正德間鄢

監賊起迫縣表率鄉兵陳紹聰等禦之盡日對敵殺賊數

十人無援被執不屈死之

陳堯叟省華長子舉進士第一累官同平章事丰姿奇偉
奏對明辨久典機密事外稱賢相謚文忠

陳堯佐省華次子以言事忤旨通判潮州某子以其母濯
於江鰐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吏挈小舟操網
任捕鰐至暴洲可網得至是鰐就網人皆異之知惠州
清簡吏民化服嘗手植荔枝於州治父老比之甘嘗以
子太師致仕謚文惠博學能詩善古隸自號知餘乎

陳堯咨省華三子舉進士第一官節度使謚康肅雅以氣

節自負工草書善射世稱小由基

薛居正知成都一日見范鎮器之便館於府第令與子公
講學及還戴范公以去或問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
產不足道得一偉人耳

范鎮以直言忤王安石而致仕表謝曰願陛下集羣議
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
聞而壯之蘓軾往賀曰公雖退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天下
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則何心哉

張商英字天覺新津人童時日記萬言向子山見而異之

妻以女崇寧中拜相力詆蔡京入元祐黨藉商英左遷通
川簿適渝蠻反當事者檄商英往平欲難之耳蠻聞英至
皆下拜乞降為丞相媚事共倡紹述崇寧二年遂得尚書
左丞會與蔡京異論中執法石石豫殿御史朱紱予以
風旨將劾奏之而無辭或言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
馬文正公於周公旦為開封府推官當其薨時代為
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
論議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詆訛先烈
台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知亳州嘉禾有文既爾

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不終也其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異畝同穎部使者張商英作嘉禾篇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幼冲中外震懼聞知社稷攸託惟太母晦聖德於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於侍臣曰嗚呼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於古先王惟曰禹貢九州之域久封裔壤埴於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泰序弗底平時以憂貽於我後昆廼脩材力乃督事功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墜厥志罹家多難其弛利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

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刑愛惡相反議論乘
隙紛紜互見疑生於弗親忿生於弗勝其睽成仇其合成
黨盈庭睢盱震於視聽惟聖母獨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
舍用不歸於偏於是三載羣隱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
聞於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於草木發禎珍祥於茲
嘉禾厥本惟三厥攏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冲
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浼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
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于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
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

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
于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世君臣固有一德在虞
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厲小人在位
君子在野其詩曰滄滄訛訛又曰嚙嚙背憎嗚乎卿士庶
人敬之哉曲直之辨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終以
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於本
無有作同害於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其開封
祭文頌之極摯者亦特曰公在熙寧謫居京洛十有五年
資治書成帝維嘉寵以子登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

垂簾保佑神孫疇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真純無易公者
公乃秉鈞久詘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敢不良孰敢
不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斯速用成心勦形瘳
胡衛餘生嘉謀嘉猷百未來告訃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
太師開國於溫莫惠我民門巷煩冤廼命貳卿葬其先原
公殮具資一給於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興時
屢遷功虧於實志奪於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
去何恨焉如斯而已亦非大溢美者然五害等字當時之
所深諱是以函出而不留也商英立朝其初議論俱是豎